

下醇苦酒三升滄漆二升一和蜜水二升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  
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九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  
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  
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  
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  
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  
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隨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  
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  
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  
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  
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  
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  
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  
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  
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  
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  
也世人以人所尤長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碁之無比

者則謂之某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某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衛馬忠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狄機械之聖也跗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意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人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又文川

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爲治世之聖乎聖旣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得諸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



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亦不得也玉鈐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X六川

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祕仙術弟子之中尤尙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旣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常自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達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

摘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  
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  
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背向隔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  
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  
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  
能盡知况遠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饑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冰  
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  
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  
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  
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允

虛集九  
入文川

使之兼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  
俗耳真語必違眾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  
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  
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乎服畏其名  
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  
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述事校之想可  
以悟也完山之爲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  
只可偏解之乎問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  
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  
不辯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



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  
言欲祭先人卜撥塵之虛僞廐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  
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  
恹恹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道問老子以  
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郊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  
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  
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  
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  
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容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  
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卒

虛集九  
又文川

而不入鼈合流屍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脈仲甫假形  
於晨冕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俗人或曰周  
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  
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  
投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  
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  
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官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  
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  
自爲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術如此則子  
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

授祿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不同喻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X文X

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茂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寤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輕體柔身而黃帝悅篤醜之嫫母陳侯恰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蘭麝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悅甘而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人耳無不喜樂而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



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

###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設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尺之木非旬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溼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旣不能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况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